

王鴻士



临证经验实录

——学术、成就与医案

主编 刘宁 王国玮

WANGHONGSHI
LINZHENG JINGYAN
SHILU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王 鴻 士

临证经验实录

—学术、成就与医案



主编 刘宁 王国玮

副主编 车念聪 李文刚

编委 张宝文 章红英 陈婷 张净秋

田瑞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鸿士临证经验实录——学术、成就与医案/刘宁,王国玮主编.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091-3712-3

I. ①王…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中医学临床-经验-中国-现代
IV. ①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1654 号

策划编辑:郭颖 文字编辑:伦踪启 责任审读:周晓洲

出版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153

网址:www.pmmp.com.cn

印刷: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1010mm 1/16

印张:10.5 彩页:4 面 字数:198 千字

版、印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500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王鸿士先生是诊治肝病和疑难杂病的著名中医专家。本书为“王鸿士名家研究室”历经3年的收集、整理、研究而成，系统阐述了王鸿士先生的学术理论和一整套的辨病辨证体系、用药规律，对很多难治病症提供了医治思路和方法。全书分四篇：成才篇讲述了王鸿士先生的成长经历、从医之路；学术篇讲述了王鸿士先生的学术渊源、思想成就；医术篇讲述了王鸿士先生独到的临证经验、医案分析；传承篇讲述了后人感怀和王鸿士先生的学术影响。书末附有王鸿士先生的生平年表和学术论文集。本书既有实用的经验又有人文的感悟，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适于各级中医师和中医药爱好者阅读参考。



序 一

《王鸿士临证经验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出版了,我作为小字辈的学生实在不敢为老师辈的《实录》写序,但我很愿意为此《实录》写点感言。

王鸿士教授是京城已故的一位肝病大师。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经常耳濡目染,领略王老治疗肝病的妙法。王老处方字迹清秀,排列有序,常用佛手、香橼、青陈皮以舒气,小蓟、白茅根以凉血,连翘、败酱草以解毒,二至丸以补肾。20 世纪 70 年代,我曾治疗一位东城区委的肝病患者,疗效不佳,即请王老指教,王老用吴鞠通的三石汤加马鞭草,取甘寒清利而获愈,至今难以忘怀。我很羡慕当时经常跟王老门诊的医师,如郭士滋、戴梅芳、陈增潭等,他们不仅受益匪浅,而且经常整理王老的处方经验。1985 年,《中医杂志》社约我组稿,为《专题笔谈》编写“乙型肝炎证治”,我当即请王老为第一撰稿人,随后我便经常按王老的思路治疗乙肝,收益良多。我深深感悟到:“多拜师、多拜名师”才是自己成长的必由之路。今天《实录》出版了,我一定再次细读并认真领会王老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用于临床,在体验中提高自己的中医诊疗本领。

我到肝病科工作后接触王老更多了,发现王老常用生石膏、寒水石等甘寒清气药,验之于肝病或热病常获奇效。细究其由,才知早在王老就读于孔伯华等人创办的“北京国医学院”前后,他即随孔老学习诊疗温热病和现代传染病的经验特长。孔伯华先生治病诊脉多见弦象,并称诸病多生于郁,郁而不舒则不遂肝木条达之性,故脉多见弦。且郁未有不病火者,火未有不由郁者,是以脉弦而多数也。孔伯华先生谓石膏“其泻胃火,解肌表,生津液,除烦渴,退热疗狂,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使从毛孔透出,其性之凉并不重于其他凉药,但其解热之效,远较其他凉药过之”。如今拜读王老《实录》,不难悟出:王老治肝病善于调气,治温病善于清气,其学术源于孔老。有记载,1917 年晋绥及廊坊一带瘟疫流行,疫情猖獗,死亡惨重,民间流行“今夕聚首言欢,明朝人鬼各域”。孔老等人奔赴疫区,在救治大量病人中运用石膏自如,在获效中对石膏理解至深,其后孔老与同仁集体撰写了《八种传染病症治析疑》10 卷。不言而喻,这些宝贵遗产和真实经验对指导我们治疗现代传

染病肯定意义巨大而深远。

追本溯源，务实求真。今后，在拜读王老《实录》时，我一定认真学习和领悟王老的经验并不断创新和发扬光大，以告慰王老。王老的遗愿由我们后辈完成，王老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一定会青春永驻！

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
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中医药学会副会长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钱 英



序 二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的“薪火传承 3+3 工程”自 2007 年启动至今已近 3 年的时光，王鸿士名家研究室正是第一批纳入建设计划的研究室。3 年来通过对王鸿士先生生前医案、影像、实物、文稿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对曾经跟随王老学习、工作、生活的后生晚辈的访谈，王老的成长之路、学术渊源、学术特色、临证经验已得到初步的总结和概括。在研究探讨的基础上，经研究室同仁共同努力，继《王鸿士肝病临证精华》一书后，《王鸿士临证经验实录》又将奉献给读者，希望此书能更加全面地反映王老中医临证经验、成才之路、学术思想，有助于其学术精髓的继承与发扬。

知晓王鸿士先生大名是 1982 年在北京中医院那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实习的时候，那时作为一名中医实习生，对于关幼波、王大经、王为兰、王鸿士、赵炳南、姚正平等老中医的名字可谓耳熟能详。每当听到带教老师们的谆谆教导，看到病患者们祈盼的神态，我都不由得对他们心生敬意，从内心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感觉。

在为我们带教的老师队伍中，有钱英、李乾构、周乃玉、赵芝华、郁仁存、张志礼、张炳厚、杨福贵、曹英信等一批年富力强、业务精湛、传承创新的教师。他们秉承老中医的学术经验，自身又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我们在感受他们精湛医术、良好医德的同时，也更体会到了老中医们的丰富临证经验在他们身上的血脉相承。

从 1987 年起，我有幸跟随钱英教授系统学习中医肝病，并先后参加了中医治疗病毒性肝炎、抗肝纤维化、肝硬化治疗及抗肝脂肪化等研究。在整个学习历程中，钱师时常提到关幼波、王鸿士等诸位老中医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常常是治疗黄疸病必崇关老，治疗膨胀病必崇王老。可见前辈的学术经验及临证真谛对钱师影响至深，对老中医经验的学习与挖掘之重要。

随着中医药事业发展春天的到来，“薪火传承 3+3 工程”为我们创造了机遇，提供了良好研究条件。我院刘宁教授与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玮主任联手，借助首都医科大学中医学系和北京市教委中医学重点建设学科的平台，共同建立“王鸿士名家研究室”并开展了研究工作。2009 年岁末，“王鸿士名家研究室”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授予的“全国首届先进名医工作室（站）”的荣誉称号，作为参与研究室

工作的研究者之一，我深感荣幸。

如今，虽然老一辈中医大家不少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丰富而宝贵的中医临证经验仍在“润物细无声”地产生着影响，为后学者代代相传。

本书旨在保留王鸿士先生的临证原貌并力图勾画出王老学习、临证、成才之轨迹。全书分为四篇，医术篇展示王老仁人仁术、病例选要以飨读者；学术篇荟萃了王老的讲稿、心得、论文等文稿，以供学者研读；成才篇叙述了王老成功之路，虽属个人之经验，但仍可为后人所借鉴；感悟篇系整理后人访谈而得，其中第一手资料颇多，借此我们可窥见王老不为人知的生活片断。王老辞世较早，所遗史料病案等物品多为王国玮院长所珍存。值得慰籍的是，这些资料为北京市名老中医的宝贵经验传承研究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作为3年研究成果之一奉献给社会。

时值2010年新春，仅以此书奉献给中医学界，愿所做研究工作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王鸿士先生成为名医的路径，并对后世有所启迪。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
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车念聪

2010年4月1日于北京



引言

王鸿士先生(1919—1985),是诊治肝病和临床杂病的著名中医专家,生前曾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北京第二医学院教授、北京市卫生技术干部科研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及北京市分会理事、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分会理事、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图书编辑、中医书籍整理委员会委员、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北京中医》杂志顾问等职。王老在学术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在中医肝病、眼病、杂症的诊断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当代中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老从医半个世纪,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在学术体系变更、中西医学思想交融的特殊环境里,他结合自身学术体会和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辨病辨证、科学用药的体系规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老离开了我们,因为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其学术思想至今未得到系统地整理,从事医疗事业的很多年轻人对王老都不知晓,这不禁让人感到惋惜。为了保存、研究、传承王老一生的学术精粹,根据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建设北京市名医名家工作室(站)的有关规定——《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实施方案》,2007年我们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王鸿士名家研究室。研究室依托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医史文献教研室开展工作,在充分利用本学科学术优势的同时,我们按年度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研究。2年多以来,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参与努力下,名医研究室不断发展,成果不断出炉,如今已成为王鸿士先生学术思想研究、推广的平台,中医药传统文化展示的窗口,中医药优秀传承人才培养的基地。由于工作突出、成绩显著,2009年11月经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评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王鸿士名家研究室受到表彰,获得全国首届先进名医工作室(站)荣誉称号。

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近中医药,走近王老,研究室决定将王鸿士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整理成书出版发行。这不仅是对王老人个人事业成果的一次总结,也是对祖国传统医学的一份观照。某种程度上说,它将从学术史的层面为20世纪以来北京地区中医事业的发展作一粗线条的归纳,这也是我们研究王老学术思想和系统整理其临床诊疗经验尤显必要的原因之一。

本书由四篇组成,分别从成长经历、学术渊源、临证经验、学术传承等方面对王

老一生的学术造诣做全景式的描述。第一部分成才篇，由张净秋撰写；第二部分学术篇，由戚团结撰写；第三部分医术篇，由李文刚、刘宁撰写；第四部分感悟篇，由王国玮、张宝文、章红英、陈婷、张净秋、田瑞撰写，张净秋负责全书最终的统稿工作。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副会长钱英教授，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车念聪教授分别为本书作序。本书撰写工作还得到了姚书香、李乾构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对书中可能存在的不足、缺憾、甚至错误，恳请各位读者及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4月



目 录

成才篇——成长经历、从医之路

一、家学启蒙与学院经历	3
二、拜师学艺	6
三、医家生涯	9

学术篇——学术渊源、思想成就

一、王鸿士治肝理论体系的形成	15
二、王鸿士治肝学术特点	27
三、王鸿士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思想及方法	31
四、王鸿士治疗急性无黄疸型肝炎的思想及方法	34
五、王鸿士对肝硬化腹水的认识及治疗学术思想	36
六、王鸿士治疗郁证的学术思想	39
七、王鸿士治疗胸痹的学术思想	42
八、王鸿士治疗温热病的学术思想	42

医术篇——临证经验、医案分析

一、肝病临证经验	47
二、疑难病症治疗经验	95

传承篇——后人感怀、学术影响

一、父爱深沉	113
二、师恩难忘	117



三、医者之心	122
四、医道传承	124
附录 A 王鸿士生平年表	130
附录 B 王鸿士学术论文集	131
编后语	156



成 才 篇

——成长经历、从医之路





一、家学启蒙与学院经历

王鸿士先生 1919 年出生于天津武清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他的祖辈七代为医，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家庭的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幼的王鸿士，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扶伤济困、行医治病的种子。15 岁的王鸿士就已经随父应诊看病，侍奉左右了。这段时间他在家庭的熏陶下，父亲的指导下，主攻岐黄之术，而这也为他日后的行医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学对王老的影响，今天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只有这些，更多的关于王老早年学医经历的资料涉及的都是他拜师学艺的内容。

王老生活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段动荡的岁月。这不仅表现为连年的战争和外敌的入侵，也表现在思想和文化领域。1919 年在北平（今北京）爆发了一场波及整个中华大地，并影响深远的事件——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掀开了中国声势浩大的文化西学革命的序幕，而与之相呼应的另一结果便是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批判。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传统历史、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都被怀疑甚至否定，中医自然也在其中。

对中医的怀疑和否定从 20 世纪初年就已开始。随着国家命运的颠沛流离、每况愈下，华夏文化的所有成果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随着外来西方文明的不断引进，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而对此推波助澜者甚至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大学者。

近代第一位提出废除中医的人就是著名学者俞樾，他于 1879 年开始撰写《俞楼杂纂》一书，共 50 卷，其中的第 45 卷里专有《废医论》一文。这可谓开批判中医之先河，随后对中医的贬斥、误解便不断生发。1915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文中他对中医有如此评介：“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都如此看待中医，整个运动的导向就可想而知了。1922 年、1926 年鲁迅先生又在其《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两篇文章中对中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1]。郭沫若先生也曾在公开报刊上说：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38



“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1]类似的言论胡适、傅斯年等人均有提及。发几句牢骚倒还在其次，可是一次次废除中医的命令、举动却也兴起，可谓如火如荼。

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当时的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和学校条例中只提及了西医学校，而将中医排除在外，制造了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进一步提出，要废除中医中药，并在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中弃置中医教育。1929年，汪精卫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会上余云岫^[2]抛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还提出要停止中医登记，禁止开设中医学校，禁止宣传中医等等。这样的一个提案在会上居然通过，随即当局作出“取缔中医”的决定。三次政令让全国医界仁人志士感到愤慨，先后有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华北中医请愿团代表孔伯华等老中医发表言论，或组织请愿、抗议活动，坚决反对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举动并据理力争^[3]。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医在艰难的跋涉、发展，而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是沿着前人的足迹迎难而上，还是顺应时代大潮的涌动，随声附和，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年轻医者王鸿士，当然也不例外。也许是家庭教育的熏陶，也许是七代行医的家族使命的召唤，也许是怀揣着对中医学的无限热爱，也许是對民族文化的坚守和执着，王鸿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迎难而上，选择了一条注定艰难的行医之路。1940年，他考入北京国医学院，开始了4年中医的学院教育生涯。

北京国医学院是京城名医孔伯华、萧龙友合力创办的中医医学院。它产生的深刻社会背景就是上文所提到的1929年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由于政府提出废止中医，于是两位中医学人深感时局之艰辛，力主创办中医学院，以培养中医人才，壮大中医队伍，扩大中医影响，光大中医文化。

1930年北京中医院成立，开始招生。学院由萧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为院长，董事为杨浩如、张菊人、金书田、左季云、汪逢春、韩一斋、刘一峰等，院址设在西单北白庙胡同。学院虽然是第一次开办，但办学章程、入学考试、录取名额、授课内

[1]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492(此转载自李凌空、刘理想撰《试论清代民初留学运动对中医发展的影响》,《南京中医大学学报》第5卷第2期,96页)

[2] 余岩(1879—1954),字云岫,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余严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读于浔溪公学,后公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一度返国参加救护工作。民国5年(1916)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是我国提出废除中医的先行者。

[3] 徐怀谦,李四平.京城四大名医.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11-12



容、考试规定等等,都完全按照正规大学的模式进行。入学的学生必须是从高中毕业的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才能入学。学院学制有两种,一种为两年制,一种为四年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四年制,他们每学期都有期中、期末考试,毕业每门功课还有通考,成绩合格方可获得毕业证书。毕业后还要随老师实习1年。

在课程设置方面,萧龙友和孔伯华将中医经典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到了一起,既开设了经典著作讲授——《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难经》,又有周易、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科目。同时还兼有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日语等西医课程作为补充。这样的设置足见两位学者的用心,在他们看来中医首先是一种文化,是与五千年悠久华夏历史一脉相承的。中医的精髓在于它治病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源于传统文化的滋养。因此开设经典论著课程不仅有利于学生个人修养的锻造,同时对于把握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治病机制都具有重大意义。在他们看来,熟知中国传统文化,是学习中医的必要条件,缺少这一环节的国医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北京国医学院”大多聘请当时在京的名医耆宿为师。有记载,当时赵树屏讲授《中国医学史》,孔仲华讲授古文,周福堂、韩纪元、李卓如、任广毅讲授《伤寒论》《难经》,任广毅、宗馨吾、潘蔼阳、左季云讲授《金匱要略》,曹养舟、殷佩之、韩一斋讲授《黄帝内经》,清皇族后裔金书田讲授《中医诊断学》,金氏本人不但通晓《黄帝内经》《难经》,更擅长温病,南派名家张菊人、刘润甫讲授《温病学》,孟仲三讲授中医学、法医学。临床各科的教师有儿科名家瞿文楼、妇科姚季英、针灸科焦永堃、马龙骧等。这样的师资规模可谓名师云集,名医荟萃,它为国医学院的教学质量提供了保证。

北京国医学院共招收过13个班,从1937年《同学录》所记载的名单看,当时全校有学生148人,其中男生125人,女生23人,年龄分布很广,从15岁到59岁均有。同时学生水平层次也不十分一致,既有高中毕业初学中医的学生,也有对中医已了解甚多,并有临床经验的老者。

由于萧龙友、孔伯华为私人办学,二人慷慨解囊,辛苦培育,所以自国医学院成立之初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两位先生也自知身肩使命之重大,所以每每对学生多有劝戒。每次有新生入校,孔伯华先生总这样说:“医为人治病是天职,应以治病救人为本,遵纪守法。”他还说:“精于医,仁而品,修于道,不问贫富,济世为怀,治病救人,医之天职。”可见萧、孔两位贤人都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他们人品正直,不图私利,谦虚严谨,尊重同道,敬业自强,良好的作风使得学校整个风气为之一振^[1]。

[1] 以上内容多参考《京城四大名医》一书,112-116